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第十四回 選舉運動成笑史 婚姻反覆墮奸謀

演說已畢，甘孟仁、金富陶二人有事先走。九如悄悄告訴晰子說：「他兩個交遊頗廣，所以我特地請來，聽你演說，倘在病客跟前談及此事，或能在無形中多運動幾張選舉票，也是說不定的事。」晰子好生感激，稱謝不已。隨說明天準備午膳，請九如先生到寒舍便飯。又邀錢守愚、黃萬卷、衛運同、李耐庵、吳士泯、李仰之六人作陪。眾人俱說准到。晰子見一班會友，還呆坐不走，知道為著茶點問題，忙叫茶房將剩下的蛋糕、肉餃搬出，眾人一見，眼都紅了，不由分說，搶吃乾淨，才一哄而散。晰子回家，見左近一家門口許多人擁護不開，疑是打架的，慌忙分開眾人，上前觀看，不意是一片新開肉店，這許多人都是來買便宜肉的。晰子自覺好笑，暗想明天請客，那班朋友須得大魚大肉的請他們吃一頓，這裡新開肉莊，何不順便買一塊錢肉回去，因即掏出一塊洋錢，丟給掌刀的，說費神切一塊錢五花肉。那掌刀的認得晰子是隔壁紳董汪老爺，即忙陪笑說：「原來是汪先生，此時沒得好肉，我已差人宰了兩口豬，少停肉到了，切好送到府上來罷。」晰子笑說很好，那掌刀的待他走後，和伙計們一商議說：「這位汪老爺為人大好打發，而且我們開張在他家隔壁，將來還要靠他照應，理送些敬意。他既來買肉，收了他一塊錢，不如送半口豬去，兩面光輝。」計議已定，隨即開了半口豬，叫伙計扛著，送進汪府。晰子見了驚說：「這許多肉做什麼？」掌刀的笑道：「這肉一半是汪先生買的，一半是小店敬意。」晰子笑道：「如此很難為你們了。」忙摸兩角洋錢，給那伙計。掌刀的執意不受，丟在桌上去了。裘氏母女笑說：「這肉店老闆好客氣。」晰子哼了一聲道：「客氣也很不容易呢！我若不做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中止，改口道：「試問第二三個，誰能化一塊錢買半口豬呢？」裘氏母女大笑。今天晰子這一塊錢肉，不但買得便宜，而且第二天請客並沒添別樣葷菜，卻從半口豬上生發，燒一味白蹄，一味紅燒塊頭肉，一味菜心肉圓，一味豆腐乾炒肉絲，一味豆腐皮炒肉，一味鹹菜肉片湯，一味肉釘嫩醬，一味肉絲炒蛋，共是八樣菜。九如等都吃得十分滿意，還說我們都是自己同志，主人何必設此盛饌。席間晰子又提起選舉問題，喜的並無外人，彼此暢意談論。萬卷說：「我已打定主意，選舉汪先生。不但我自己選舉汪先生，而且我命兩個豚兒，也選舉汪先生呢。」

九如哼道：「萬卷先生這句話，太豈有此理了，怎把我們都當作你家豚兒呢？」萬卷謝罪不遑道：「怨我無心，我不過脫口一句話，不道九如先生竟挑起眼來了。」眾人都笑將起來。守愚道：「別鬧開罷，正事要緊。在座諸公，自然人人舉汪先生的了。但不知列位親友中，有幾個可以拿穩辦得到？我有四個舍親，原說舉我的，如今我請他們改舉汪先生，都已答應了。」萬卷道：「我有五個。」耐庵道：「我有六個。」士民說：「我親眷多得很呢，而且我沒事時，常去走動，他們都聽我意旨辦事。如今為著汪先生的事，不免多去跑跑，大約都可以辦得到。」九如道：「這些空口白話，誰多誰少，都不能作數，汪先生請你拿名單出來。」晰子忙把名單取出，九如搬過筆硯，說：「請各位把親友名字摘出，以便查考。」

守愚摘了半天，只有三個。萬卷兩個。耐庵連一個也沒有。九如道：「何如？爭多論少，都是沒用。就真有這幾個人，也未必人人肯聽你的話。即使面子上答應你，背地裡仍照自己意思，你又能奈何他不成，我說還是各自竭力運動，能多得一張選舉票，便多一分希望，勿存私利，盡力為之，決無不能到手的事。」眾人都說此言有理。晰子道：「飯冷了，大家吃完了再議不遲。」用罷飯，議論半天，仍無頭緒。九如等各各自散去。單有衛運同一人留著。晰子裝了袋旱煙，遞給他。運同接過煙袋，吸了幾口，四顧無人，笑向晰子道：「我卻有一個絕妙運動法兒，不知會長贊成不贊成。」

晰子忙問是何妙法？運同道：「我看名單上有許多公民，都是法華龍華浦東的鄉愚，很有幾個目不識丁之人在內，不知那班調查員如何把他們調查在內。」晰子道：「這也難說，因這班人鄉愚雖然是鄉愚，然而身未犯法，公民資格仍在，調查員勢不能獨獨遺漏他們，但我與這班人素不相識，說來有何相干。」運同道：「你說不相干，我去以為有一個絕好利用機會。這班鄉愚，平日原不知何為國事。常言說：春耕夏獲，秋收冬藏，才是他們的本分。講到選舉議員，監督行政，他們連睡夢中也未必想到有這八個大字。那通告信送去，他們又何嘗知道這一張空中，有權利在內，一定置之不理。我們只須打一百十張五分頭的大面票子，挨戶分送，附一張名片，推說是衙門裡派下來的，教他們選舉時，務必前去照名片上三個字寫，不准弄錯，如有不能寫字的，可教他們馬上學習起來，想必三個字，也沒甚難處，這班鄉愚眼孔小，怕官畏勢，聽說是衙門裡的事，一定不敢違背，而且有大面可吃，自然人人歡喜來選舉了，這豈不是一樁價廉物美的絕好買賣嗎！像你昨天那般開會，辦法固妙，然而會友中，人人都有權利思想的，假如應了方才九如那句話，面子上答應你，背地裡仍照自己意思，你又能奈何他不成！故要運動知有權利的人，還不如運動不知有權利的笨伯為妙。」

晰子拍掌叫絕，說：「此法更好了，運同先生設想高妙，令人欽佩之至，大號叫衛運同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但不知要用多少面票？」運同道：「一張面票便是一張選舉票，你想要多少選舉票呢？」晰子道：「大約二百張也就夠了。」運同道：「如此就打二百張面票足矣。」晰子算了一算說：「一張面票五分，五七三十五文，二百張共是七千文，洋價一千三百文。六塊錢可兌七千八百文，除去七千文打面票，還多八百文，大約做往來的車錢夠了，這事兄弟重托運同先生了。」說著摸出六塊洋錢，交給運同，又深深作了個揖。運同慌忙還禮道：「彼此至交，理當效勞。車錢一層，何必客氣。」晰子道：「為朋友的事，決無教你賠腳步之理。」

運同又向晰子要了兩盒名片，辭別出來，一路走著，越想越佩服自己的法兒高妙。回到家中，卻又有些後悔，不該把這絕妙法兒，傳授晰子，理應自己弄個議員做做，每年也可多幾百元進款。幸得他將這事全權托付與我，我何不把他的錢為自己運動，橫豎這種事無憑無據，待發表出來，我得了議員，諒他也奈何我不得。主意既定，當時便去打了一百張面票，化了三千五百文錢，餘多的一概入袋。又自己印了一百張名片，將晰子的名片藏過，預備停當，親自下鄉走了一趟，果然那班鄉愚，當他是官府派來的，十分敬畏。運動完畢，還假意到晰子跟前覆命。晰子那知就裡，千恩萬謝，又留他吃了頓飯。選舉那日，如坐針氈，從此便和士子聽放榜一般，眼巴巴望到發表出來，那汪晰子的大名，竟落在孫山之外。晰子這一急非同小可，不但把穩瓶打破，而且化了不少錢的氣從何處發洩。四路托人打聽得自己只有二十六張選舉票，心中暗想，衛運同替我發出二百張面票，據他說一張面票便是一張選舉票，理該有二百張選舉票。還有舊學維持會二十一個會友，連自己三十二個親戚，應該有二百五十三張選舉票，打一個八折，也該有二百零二張，為什麼變做了二十六張呢？莫非監視的從中作弊麼？後又聽得衛運同也有二十餘票，未免有些詫異，暗想不料運同那斯，無聲無臭，也有人選舉他做議員。心中正自疑惑不明，事有湊巧，有一天他妹夫來家。說話間，談及地方選舉，他妹夫笑說：「這遭選舉，真所謂怪態百出。有許多投票的，連字也寫不週全。開筒時，一字不著的也有，姓名顛倒的也有，別字連篇的也有，寫名不寫姓的也有，總計廢票有一百餘張。最奇怪的，內中有一大半，大約舉的是一個人，卻有的寫衛運圓，有的寫行車回，這種都不像個人名，或者是舉衛運同寫錯的，亦未可知。」

晰子聽說，恍然大悟，知道著了衛運同的道兒，心中好不氣憤。忙把楊九如請來，將一情一節告訴了他。九如也代他生氣。晰子算了一算，說將他二十餘張和我二十六張並合，共有五十多張，已可及格，不料他從中作梗，弄得兩敗俱傷，豈不可惡。九如勸道：「你也不必動氣。常言說得好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真所謂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從古以來，小人變生肘腋的，不知凡幾。吃一回虧，學百回乖。以後只消時常留意著這班人便了。講到選舉議員，這回不著，還有下回，你可知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何苦無名火高到萬丈呢！別的不說，我們會中會友陳浩然的兒子續娶，後天便是正日，禮還沒送，你想究竟如何辦法？」

晰子道：「仍用舊學維持會出面，送一幅呢軸便了。」九如道：「若用團體出面，只恐又和上回一般，大家老著面皮，不肯出錢，後來仍是辦事人晦氣。倒不如爽爽快，我們幾個化錢的出面，那班人送不送由他。」晰子道：「這個辦法也好，就合四個人

公送一幅呢緞便了。」九如道：「四個人合送一幅呢軸，很不好看，而且每人差不多也派到一塊洋錢，何不八個人送一幅緞軸呢？」晰子道：「緞軸也未必見得便宜。」九如道：「目下畫錦裡的緞軸，每副連字只得五塊錢，送去卻有一塊錢力金可賺。五塊除掉一塊，只得四塊。八個人分派，每人只得出半塊錢。他們還須掛在居中，豈不又省錢，又光輝。」晰子笑道：「你也算盡算絕了，連一塊錢力金也算進在內，就照這樣辦罷。不知是哪八個人？」九如道：「你我二人，還有萬卷、守愚、耐庵、士泯、運同、仰之六個。」晰子怒道：「衛運同那廝，你還要拖他在內則甚？我想明兒把他逐出舊學維持會呢。」

九如道：「你又要霹靂火似的了，教你不要氣，只要記：古人喜怒不形於色，我勸你以後面上仍同他好好的，只須存在心上便了。晰子仍憤憤不已。九如勸慰一番，辭子晰子，自去預備送禮不提。且說陳浩然的兒子，便是光裕，他自與邵氏觀面以來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。兼之舅母薛氏，又時常同他取笑，說把王家嫂嫂做媒給他。光裕面上雖然不答應，心上卻十二分願意。不過他自存了這個念頭之後，見了邵氏反覺有些腴腆，不敢多同她搭話，因恐旁人見了，向他說笑，這也是少年面嫩之故，豈知卻與他舅錢如海一個絕好機會。光裕那知情海中有此勁敵，滿心指望地方平靖，搬回家去之後，向母親說了，教張媽作媒，娶意中人回家，共遂于飛之樂。不期李氏那晚跌傷了腿，邵氏伴入醫院，一去月餘，杳無音信。陳太太急於搬進城去，光裕未便攔阻，私下還想待李氏腿傷復，仍搬回他家對門居住，豈知望眼欲穿，王家婆媳，仍未見回來，見中好不著急。竟欲到母舅家去，探聽他婆媳消息，又自覺難以為情。有一天他見對門空屋中，有人出入，還道是邵氏婆媳搬回來了，興匆匆的過去一看，不料大失所望，卻是另外新搬來的一戶人家，並非邵氏婆媳。光裕此時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私向張媽詢問。張媽支吾以對，光裕見她藏頭露尾，益發懷疑。再三盤詰，張媽勸他不過，只得傾吐無餘，光裕聞得邵氏已嫁如海為妾，宛如晴空起了個霹靂，氣得半晌無言。心中暗想：母舅為人，外貌十分誠實，不料他存心如此險詐，自己有了一個老婆不足，還要強佔我那意中人作妾，真可謂人面獸心了。可怪邵氏平日貞節自守，食苦安貧，竟也朝秦暮楚，願為妾媵，真令人夢想不到。也是我瞎了眼珠，錯用愛情之過。一個人越想越恨，竟又茶飯少進，精神恍惚起來。浩然見兒子悶悶不樂，不免有些著急，想出許多方法，總不能令他開懷。恰巧浩然有個族弟，叫做澹然，也是教育界人物，開著一所坤權女學堂，這天開會，浩然弄得一張入場券，給光裕去看，光裕也欲借此散散心，歡然願往。到了這女學堂門前，第一個遇見的便是他族叔澹然，光裕素同他脾氣不對，兼之胸中有氣，只略略同他點了點頭，昂然直入。澹然見他傲慢，心中大為不悅，側目看他走了進去，嘔氣說：「孺子不可教也。」

正言間，他長女瓊仙走來，問道：「方才進去的可是光裕哥哥麼？」澹然氣憤憤的道：「你問他則甚？這種畜生，目無尊長，一定不得出息，也是我陳氏家門不幸。」瓊仙知他發了脾氣，嘮叨不休，不等他說完，笑了一笑，進去尋見光裕，把父親生氣之事告訴了他。光裕笑道：「我斗膽，不怕妹妹生氣，說一句放肆話，你家這位尊大人，那副嘴臉，我見了已覺作惡，若要同他談論，只恐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咧。」瓊仙道：「莫說你了，便是我自己，若同他多說了些話，總覺越說越惹氣，毫無一句中聽的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光裕笑道：「這叫做自己不諒，與人何尤。」

瓊仙不覺失笑。光裕正要問她近來看什麼書報，忽聽得背後嚶嚶鶯聲，叫了一聲：「瓊仙姊，你原來在這裡，累我找了好半天。」光裕回頭一看，見也是個學生打扮的少年女子，約在二十一二歲之間，中等身材，面色雖不十分白嫩，卻生得眉畫春山，目瑩秋水，丰神綽約，舉止大方，不由的暗暗叫好。那女子見光裕眉清目秀，鼻正口方，衣衫儂儂，顧盼動人，站在當地，宛如玉樹臨風一般，也未免心中一動。瓊仙雖是個未出閣的閨女，已有二十左右年紀，兼在北洋女學堂讀書多年，那兩隻慧眼中，已看得出風情月意。今見二人神態有異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忙答應道：「萍姊找我何事？我正同我家哥哥講話呢。」那女學生聽說，又向光裕看了一眼道：「原來瓊仙與令兄談話，我在教員室等你罷。」

瓊仙慌忙將她一把拖住道：「我們自己兄妹，萍姊何必迴避。我來替你們介紹介紹，這位是我同學郭鏡萍小姐。這位是我族兄陳光裕，你們從此可認得了。」說著，嘖嘖一笑。光裕帶笑向鏡萍鞠了一躬，鏡萍也含羞還了一禮。瓊仙又待開口，忽然課堂中鈴聲大震。光裕道：「開會了，我們去聽演說罷。」瓊仙道：「虧你說得出呢，開會演說，老生常談，差不多耳朵裡已聽得起了老繭了。方才我約鏡萍姊同到十六鋪新舞台去看日戲，恰巧你來了，你若愛聽演說，盡願聽你的演說，否則可要敲你一個小小竹槓，請我們倆看戲東道何如？」光裕道：「我因一個人煩悶，故來赴會聽演說。如其你們肯陪我看戲，真是再好也沒有。小小東道，何足道哉。」

瓊仙大喜，催他就走。光裕也不向澹然告辭，同著瓊仙、鏡萍，僱車徑奔十六鋪新舞台來。這新舞台可算得中國改良戲館的鼻祖。起初固然天天客滿，夜夜獲利。後來北市大舞台、歌舞台、新新舞台接踵而起，日新月異，北市的看客漸漸不願南來，新舞台也未免門前冷落車馬稀，生意大為減色，因此每夜排演重頭戲，以為招徠地步。今天的日戲，乃是全本黑籍冤魂，光裕已看過多次，因此精神並不注重在戲文上，卻把看戲的眼光，改看鏡萍。他與鏡萍本坐在一間包廂之內，中間隔著瓊仙一個人。瓊仙坐了一會，起身小解，光裕站起讓她走後，坐下時趁勢將椅子向鏡萍這邊一挪，不料這張椅子太舊了，咯吱響了一聲，光裕忙掉到瓊仙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，說這裡的椅子太蹩腳了，不得法還要跌交呢。鏡萍聽了，並不回答，只盈盈向他一笑。列位要知我國自西學昌明以來，男女中間的界域，早為自由二字破除得乾乾淨淨。

古來女子見了男人，便有什麼羞答答不肯把頭抬的惡習，其實同是一個人，又不是麻面癩痢頭，怕被男人恥笑，有何可羞。自經改革以來，已無此種惡習。男人既可飽看女子，女子亦可暢閱男人，未始非一件快事。然而這就是說的普通男女，講到一班學界中人，文明灌輸既多，自由進化自然愈速，往往有素不相識的男女，一鞠躬之後，便可高談闊論，也不顧什麼大庭廣眾之中，眾目昭彰之地。甚至一年半載之後，居然結下一個小小文明果子，這也是物極必反，文明極了，略略含些野蠻性質，正所謂物理循環，天然的妙用。在下不是格致家，卻也研究不出許多原理。單表光裕自得鏡萍一笑之後，便問她這齣戲可曾看過？鏡萍說看過一次，光裕便和她談戲，自從戲上談到鴉片煙，又自鴉片煙上談到通商。瓊仙解罷澉回來，見自己座頭被光裕占去，只得在光裕的座位裡坐下，聽他們高談闊論，只是抿著嘴要笑。

光裕、鏡萍二人，毫不覺得，再從通商上談到西文，又從西文上談到學堂，再由學堂上談到文明結婚。這一談工夫大了，文明結婚還未談完，戲文已經告畢，只得把談鋒中止，散齣戲館。光裕走到外面，要請鏡萍、瓊仙二人去吃大菜，二人並不推卻，一同到四馬路吃了頓大菜，才各自回家。光裕到了家中，想起這天外飛來的幸遇，好不心滿意足。平日睡在床上，總是短歎長吁，今天忽然高唱入雲起來。他父母見他一旦改相，都驚疑不定。次日瓊仙差人送來一封信，乃是鏡萍因昨天擾了他的大菜，今天還席，請他仍是昨晚這家大餐館中晚餐。光裕好生快活，換了一身洋裝，興匆匆的前去赴約。吃罷之後，仍由光裕出資，請她們看夜戲。自此時常相請，他二人交情漸密，熱度驟增。光裕又私問瓊仙，知道鏡萍是南翔世家，父母尚在，瓊仙自幼與她同學，後來又同在北洋女學堂讀書。因革命起事，南省學生退的很多，她二人也聯袂歸家。那時軍事方殷，上海有一班英雄，發起一個女子北伐隊，鏡萍熱心國事，也報名入伍，隨軍攻伐南京，兩花台血戰場中，也曾印過她弓靴足跡，因此可算得是個女偉人。光裕聽了，益發敬愛。有一天，瓊仙獨自一人來找光裕，劈頭一句，便說我替你同鏡萍作媒來了。光裕久有此意，只恨吐不出牙關，聽瓊仙一說，忙道此話怎講？瓊仙道：「你莫非反不願意嗎？」

光裕臉一紅道：「我有什麼不願意，只恐鏡萍不願意罷了。」瓊仙歎道：「唉，你真是個笨伯。鏡萍蓄意已久，見你不向她求婚，還道你不願意，所以教我來探你的意見。你如其不願意，彼此只當沒有這件事，如若你也有意思，待我去向她家爹爹郭先生處說了，一準成功。彼此行了聘，免得再在外間約來約去，教旁觀的替你們難過了。」光裕滿面緋紅，釘了瓊仙一眼，又帶笑問道：「這句話真的嗎？」瓊仙道：「自然真的，誰來哄你。」光裕聽說，不由的心花怒放，向瓊仙連連作揖道：「好妹妹，拜煩大力，替我成全此事，做哥哥的一輩子忘你不了。」

瓊仙笑道：「你這人也忒煞前倨後恭了。方才為什麼橫我眼睛呢？」光裕道：「阿彌陀佛。罪過罪過。我沒橫你眼睛，不過我

素來有些瞪白眼的毛病，」瓊仙道：「也罷，我待你毛病好了，再同你做媒不遲。」光裕賠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莫作弄我咧，算我錯了，我先給你作個揖，如能替我把媒人作成功了，改日我還有一個好東西謝你呢。」瓊仙碎了一口道：「郭先生那裡，我准替你去說。倘若你父母不肯答應，如何是好？」光裕道：「這可無慮，他們自你嫂嫂故後，一向勸我續娶，我因不得可意人兒，故情願獨宿，他們常同我嘮叨什麼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我都不去睬他。如今我自願娶婦，他們焉有不允之理。」瓊仙道：「很好。此時暫勿向他們談及，待我那邊去說好了，再作道理。」光裕道：「遵命。」

瓊仙走後，光裕喜得坐立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晚間幾乎在睡夢中笑將出來。那邊鏡萍得了瓊仙的回音，也是一夜不曾合眼。來日早起，瓊仙到來，鏡萍知道談判將次開場，即便托故避開。瓊仙見了郭先生，先同他談了些閒話，漸漸到鏡萍身上。瓊仙問他：「今年可要教鏡萍到北洋讀書去了？」郭先生道：「目今新法與從前大不相同了。從前古法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女孩兒家，只要識幾個字，看得下一封家信，已可毋庸讀書了。我家鏡萍，自八歲開蒙，到今年二十二歲，已讀了十來年書，外國文理，我雖然不懂，中國文理，我看看也可以將就得了。因此我意欲教她學些家政，慢慢攀一個男家，不必再讀什麼書了。」瓊仙道：「伯伯之言，果然不錯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萍姊已在待字之年，擇婿一層，自不能不從速了。」

郭先生聽說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：你說得好老口的話，怎不想想自己也是個待字閨女，說什麼擇婿一層，不能不從速，居然侃侃而談，毫無赧色，豈不是一樁笑話。因道：「陳小姐之言固然有理，老夫因不得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故而遲遲至今，尚未成就。」瓊仙道：「我替萍姊做個月老，不知伯伯肯不肯？」郭先生道：「不知是那一位？」瓊仙道：「便是我的族兄，叫做光裕，今年二十七歲了，斷弦待續，為人頗為聰明，性格既甚謙和，品貌亦極清秀，論門第則書香世澤，詩禮傳家，與伯伯府上，正可謂門當戶對。」這郭先生人頗忠厚，耳朵最軟，聽瓊仙說得這般好，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也並無不可，但塾房一層，不知老妻意下怎樣，還須問問她呢。」

瓊仙當下又到後面，尋見郭太太，照樣說了一遍，又添枝接葉，加上許多好處，郭太太聽了，很是滿意，不過塾房一節，也頗為猶豫。老夫妻兩口子一商議說：「還是問女兒自己。」叫了鏡萍來問時，鏡萍不肯開口。問了半天，只說得一句，聽憑爹爹母親作主。這問題解決之後，瓊仙奔到光裕處報信，光裕喜不勝言，當時稟明瞭父母，浩然夫婦亦各歡喜，彼此一言為定，只待擇日行聘。光裕忙著置辦聘禮，又打聽得郭先生夫婦五旬雙慶，便備下一副重禮，署款郭太親翁，下書姻弟陳浩然。郭先生也下了一張親翁請帖，雖然尚未納采，彼此俱以姻戚相稱。誰知這一來卻觸怒了一個人，這人便是瓊仙的父親陳澹然，他女兒乾這件事，他自己毫無所聞。那天到郭家慶壽，見浩然送的聯幛，不覺暗暗詫異。隨問郭先生道：「原來令愛納了採了。」

郭先生道：「才只談起，還未定行聘日子呢。」澹然道：「不知是誰作冰上人的？」郭先生笑道：「是令愛作合，配與令姪，難道陳先生還不知道嗎？」澹然聽說，暗吃一驚，假意笑道：「果然有這句話，這幾天學堂裡的事一忙，就忘懷了。」這夜澹然歸家，大大把瓊仙埋怨一頓說：「你不該瞞著我，去同光裕作媒。可知光裕這畜生，本是個沒有出息的東西，誰叫你乾這些閒事，將來好處挨你不著，如出了什麼岔子，怕不給郭家唾罵一世呢。」瓊仙也因光裕近日，常同鏡萍兩個人出去遊玩，沒她的份，心中頗為不樂，深自懊悔，替他們撮合成了，到如今忘恩負義。今被父親一責，胸中更自納悶，賭氣說道：「橫豎他們還未行聘，你去教他們毀約便了。」澹然聽說，暗想果然還來得及破壞他們這件事。次日先去找尋浩然，問他光裕的婚事可是你作主的，浩然說：「是光裕自己看上的。」

澹然歎道：「這也難怪他們，究竟少年人血氣未定，只知好色，那顧利害。我自家人不能冷眼旁觀，你可知郭家女子，數年前已不十分規矩，自到北洋去後，更弄得一塌糊塗。去年入了什麼女子北伐隊，跟著一班當兵的同往南京，路上曉行夜宿，何堪設想。後來這女子北伐隊回滬時，產下私孩子的不知凡幾，可怪你也不打聽打聽，隨著他們混鬧，娶了這種媳婦，不怕玷辱祖宗的麼？」

浩然聽了，雖然有些疑惑，還不能深信。澹然知他沒有定見，光裕一來，又必言聽計從，說也沒用。隨到郭家，對著郭先生道：「令愛婚事，是小女做的媒。我卻有一層情節，不能不申明在先，只恐老先生事後知道，要見怪我家小女，故我特地前來告訴一聲。我家小姪，脾氣素來不好，品行更為卑鄙，自己並無學問，還喜歡在外間惹草拈花，動不動糾合一班流氓，同人打架。已故的姪媳，便為這些事氣死的。故而令愛過門前去，務須令她留意。」

郭先生夫婦聽說，慌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澹然道：「有何法想，隊非不受他家的聘。」郭先生也說：「幸得尚未納采，還有挽回之法。不過有言在先，怎好抵賴？」澹然道：「口說無憑，怕他則甚！」鏡萍在隔房聽得真切，知道父母有悔婚之意，好生著急，忙來找尋瓊仙求計。瓊仙也冷冷的答道：「這件事我很對你不起，我家哥哥為人果然不十分正派，便是姊妹之間，也要偷偷摸摸，聽說以前還同一個什麼小寡婦相好，近來不知如何又拆開了。這都是我的不是，當日沒告訴你。」鏡萍聽說，哭道：「這都是你害我的。」瓊仙道：「此時還來得及呢，你又沒受他家的茶，算不了他家的人。」

鏡萍無言，掩淚自回家去。隔了一天，澹然又到郭家獻計道：「我看令愛這件事，還須早些設法抵制，待到那邊前來納采，雖然可以拒卻，不過彼此多句話，大家場面攸關，不知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，早些把令愛嫁出，即使後來發覺，木已成舟，諒他也無法可施。剛巧我有個同學朋友，新自美國回來，也是斷弦待續，年紀雖然略略大些，手頭很有幾個錢兒。而且學問也比小姪高出萬倍，與令愛相配，真可謂郎才女貌，我意欲代他二人作伐，不知郭先生意下如何？」郭先生夫婦聽說，明知這新郎年紀已是不小，究比女兒嫁給一個流氓好些，當下一口答應。澹然又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後天恰是黃道吉日，便用轎前盤的辦法，當日成禮，免被前途知道，又起糾葛。」